春秋分記

三七

春秋分記卷六十八

宋 程公說 撰

鄭世本第一

姬姓伯爵其先出自周厲王少子宣王母弟友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先鄭是為桓公幽王之難寄帑於虢鄶之間死武公滑突立是為新鄭今鄭州新鄭縣是也

莊公 忽

厲公　昭公忽也

子亹　子嬰

厲公後　文公

穆公　靈公

襄公　悼公

莊公諡法勝敵克壯曰莊名寤生武公子立二十二年魯隱元年春秋作至桓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三年

隱公經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立為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五銜切又作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音泰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見段子不見段身盖段見殺之後其子出奔左氏誤
云段出奔爾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
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据而以為二君言克耶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
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
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
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其
月

神所福也莊公聞若言必欣然不辭何者彼悔誓其母左右莫能導其君者故至於此使考叔能為此言莊公何遽不從而晦昧致說苟公不恡其舍肉事未可知也又闕地作隧自云黃泉上之不足誑鬼下之不足誣人內之不足欺心而徒教其君恥過作非此孟子所謂又從而為之辭者何謂純孝乎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廪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

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史楠曰案僖公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公子瑕出奔楚且自隱公歷閔莊僖至此已九十年矣而洩駕尚在洩駕鄭大夫也使九十而在位其事當不止於兩見或二人同名耶或左氏之誤耶

秋九月邾人鄭人以王師會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詳見宋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

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冬宋人取長葛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師協曰鄭入春秋於隱公雖未有盟會之好然未嘗稱兵四年秋翬帥師會四國以伐之則鄭固有憾於魯矣既而鄭從邾伐宋公初欲救以怒使者失辭之故弗救也復思厚鄭比鄭聞之而來平歟曰輸平者言屈損以有就也且魯嘗有伐鄭之怨

而鄭未有以報今鄭先來非有屈損而何若曰渝平則前此未見其平又既以告絶則自此後殊無結好之因而八年不當使宛來歸祊也是則渝平之為輸平明矣左氏雖為更成而於字不通公穀皆為輸而又以墮成言之意又未暢此皆無取

夏五月鄭伯侵陳大獲詳見陳秋宋人取長葛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詳見周

傳七年秋宋及鄭平冬陳及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陳

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經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詳見魯內夏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傳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

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新注衷戎師謂師在三伏之中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不伐宋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呂祖謙曰鄭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鄭何得專以與魯不臣甚矣豈可反謂之正乎

經十有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火故切）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

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詳見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詳見息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詳見內魯

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傳六年夏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

呂祖謙曰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此言甚善

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不在此特以不能充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為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二邑隱十年王以與鄭蘇忿生之田既而背之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以魯後鄭班詳見內魯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弗從夏鄭莊公卒初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趙鵬飛曰鄭莊天下巨姦脫天刑而死牖下幸矣姜氏初愛幼子段請於武公將立之武公不從莊公於此蓋憾其母而疾其弟也憾而疾之宜疎矣

而莊愈親之母為請京公曰諾段收二邑公不制繕甲治兵公不詰若仁且友也而實稔其惡必克之而後已母子兄弟之間心如丘壑尚何有於他人宋兵圍其長葛求魯之援而告不以情要之以利約輸祊田其實無意入祊也既魯卒俟祊入而後出兵其謀不遂其情可見矣脅齊扳魯而入許逐其君而疆其田乃曰許太岳之嗣也吾其能與許爭乎攘人之地而文之以義君子信之否乎始

於魯隱有同盟之好借兵之助至隱為桓所賊莊不能討幸可脅以責祊則為垂之會藉璧假許實責償祊也莊公老而姦謀益深矣齊將襲紀鄭附於齊使齊侯獨如紀則紀必疑而備之故莊助其姦與齊俱行蓋以鄭遠於紀將致紀於不疑而成齊襲紀之計也幸紀覺之而謀不遂不然紀國為墟矣甚者至於帥師入于成周取麥及禾既又有不朝之罪王師臨之鄭掃境來戰射王中肩且曰

不敢陵天子以詞飾其姦甚矣春秋書克段書輸平書入許書璧假許田書如紀書王伐鄭莊之姦情其又何逃故備論之所以發鄭莊之姦而明春秋之蘊非苟傳經也

忽

莊公世子莊公娶鄧曼生世子忽又娶宋雍氏生公子突桓十一年莊公卒忽立立四月而出經書鄭忽出奔衛不曰子言不能因先君之位也

胡安國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汝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穀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會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云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也曰天子固命之矣國人固奉之矣有王者作是
不可復存則已矣

經十有五年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音侈

胡安國曰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

傳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藺敏修曰父子之合天也恩也夫婦之合人也義也恩不可廢猶義之不可廢也而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不已悖哉祭仲以臣放君有所不恤無怪其子之以婦殺夫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鄭伯因櫟人殺檀
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胡安國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
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
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
國之誤也衛有蒲城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
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
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

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于以明居重馭輕彊榦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昭公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昭公世子忽也桓十一年莊公卒忽立四月出奔祭仲立厲公立五年出居櫟昭公入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七年遇弒在位二年

桓公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前年冬謀納厲公夏不克故復更謀伐鄭

傳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冬十月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子亹

名亹莊公子昭公弟桓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齊侯師于首止子亹往會齊人殺之

在位一年

桓公傳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已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子嬰

名嬰字子儀莊公子子亹弟桓十八年亹被殺于首止祭仲迎嬰于陳立之明年改

元至莊公十四年傳瑕殺之納厲公在位十四年

莊公經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

公說論曰杜預蘇轍皆謂此年鄭伯遇于垂者子儀也然此當為厲公非子儀焉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纂而實君雖君而實纂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

國都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

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

戒矣趙鵬飛曰據傳所書則此遇亦非子嬰所為齊襄伐鄭問弑昭之罪疊會之為齊所執祭仲立子嬰則祭仲固齊讎而子嬰祭仲所立敢冒不測以會耶則垂之遇必非子嬰也以聖人明鄭之世統則鄭伯亦當是突以左氏著子嬰之事則鄭伯决非子嬰傳世之統聖人重之

傳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茍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

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

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音艶）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未聞

厲公後

前在位五年出居櫟在外十四年復入七年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共在位十二年

莊公經十有五年秋鄭人侵宋

傳十五年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詳見齊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

鄭厲公無傳八月而葬緩

傳二十一年夏鄭伯將王自圉門入殺王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辟旁側之語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效子頹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文公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名捷厲公子莊二十一年嗣立明年乃改元至傳三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五年

莊公經二十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二十八年秋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詳見楚

經二十有九年夏鄭人侵許

傳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

曰襲

閔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鄭棄其師

傳二年冬十二月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楊時論曰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名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

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傳四年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詳見齊

經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穀作首戴鄭伯逃

歸不盟

傳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新注王恨齊桓首止之盟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遣政切輕則失親失親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經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新城

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人圍許以救鄭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

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

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求我不汝咎）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求多以禮責汝）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内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傳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請服也

經十有四年秋狄侵鄭無傳

傳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傳十八年春鄭伯始朝于楚（十七年齊桓卒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經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襄公）秋八月楚人伐宋以救鄭

經二十有四年夏狄伐鄭

傳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詳見周之故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匡謬正俗曰按鷸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蓋子臧以兄見殺故與知天文者遊聚鄭伯恐其作亂令誘殺之

傳二十八年夏四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時楚敗城濮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經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傳三十年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穆公也）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陪益也鄭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名蘭文公子妾燕姞所生文公逐群公子蘭奔晉事晉文公甚謹因求入鄭僖三十年晉人圍鄭鄭逆之以為大子僖三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三年卒在位二十二年

僖公傳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音鮮)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冬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穆公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文公經九年楚人伐鄭 公子遂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傳九年春三月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經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十三年冬公如晉盟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義取侯伯哀鰥寡有征行之勞也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小國有急文子賦采薇之

四章（豈敢定居）鄭伯拜公荅拜

傳十七年夏六月晉侯蒐于黄父遂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鄭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
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
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
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
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蔭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

伐宋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

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秋會于

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遇囚晉解揚

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

鄭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二月壬子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詳見宋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經三年夏楚人侵鄭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傳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南燕祖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納之可以亢極也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靈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夷穆公子宣三年嗣立明年改元遇弑在位一年

宣公經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

之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
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
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
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公弑而書子家罪其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
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不

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襄公 謚法辟土有德曰襄名堅靈公庶弟宣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四年卒在位十八年

宣公經五年冬楚人伐鄭

傳五年冬楚子伐鄭晉荀林父救鄭

傳九年冬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夏六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冬楚子伐鄭

傳十年夏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四年弑君故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厲之役在六年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十年鄭及楚平辰陵盟後徼事晉

經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力鴆切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賢君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楚大夫子良
出質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
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
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武子曰楚鄭親矣來勸我
戰以我卜也鄭不可從乙卯楚進師乘晉軍及昏楚師
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詳見楚及晉是役也鄭石制子服實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僕叔)辛未鄭殺僕叔及
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
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晉侯伐鄭
傳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鄭伯如楚
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遜國之禮)
成公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

悼公諡法恐懼徒處曰悼名費襄公子成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六年卒在位二年

成公經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春秋分記卷六十八